

斯塔福特疑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杨民生 译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目 录

第一章 斯塔福特邸宅 (1)

第二章 神秘莫测的口信 (11)

第三章 五点二十五分 (22)

第四章 纳拉科特警督 (27)

第五章 埃文斯 (34)

第六章 三王冠旅馆 (44)

第七章 遗 囑 (53)

第八章 查尔斯·恩德比先生... (62)

第九章 月桂邸宅 (70)

第十章 皮尔逊一家 (79)

第十一章 埃米莉开始调查 (89)

第十二章 逮 捕 (100)

第十三章 斯塔福特村 (106)

第十四章 威利特母女俩 (112)

第十五章 造访伯纳比少校 (121)

第十六章 里克罗夫特先生 (129)

第十七章 珀西豪斯小姐 (138)

第十八章 埃米莉造访斯塔福特邸宅 (149)

第十九章 种种推测 ... (158)

第二十章 造访詹尼弗姨妈 ... (168)

第二十一章 恩德比先生与柯蒂斯太太长谈 ... (180)

第二十二章 查尔斯夜探斯塔福特邸宅 ... (196)

第二十三章 哈兹穆尔邸宅 ... (202)

第二十四章 纳拉科特警督探讨案情 ... (210)

第二十五章 德勒咖啡馆 ... (220)

第二十六章 罗伯特·加德纳 ... (226)

第二十七章 纳拉科特采取行动 ... (234)

第二十八章 皮靴 ... (240)

第二十九章 重演转桌祈灵 ... (249)

第三十章 埃米莉的解释 ... (262)

第三十一章 谁是幸运儿？ ... (269)

第一章 斯塔福特邸宅

伯纳比少校穿上胶靴，扣好大衣领子，又从门边的架子上拿起一盏风灯，小心翼翼地打开他那幢平房的大门，从缝隙里向外窥视。

映入眼帘的是一派典型的英格兰乡村景象，恰如圣诞贺卡上的图画，或者传奇剧的舞台布景：白雪皑皑，银妆素裹。

纷飞迷漫的鹅毛大雪已经在整个英格兰下了四天四夜，眼下积雪无边无际，不是那种只堆积几英寸厚的小雪，而在这达特穆尔高沼地的边缘，积雪已经厚达数英尺。全英格兰的住户们都因为供水管道冻裂而苦不堪言，如果能有个朋友是管道工，哪怕是管道工助手也好，这成了人们梦寐以求的殊荣。

位于高沼地边缘的这个小小的斯塔福特村，历来与世

隔膜，而现在则完完全全地断了尘缘，严酷的寒冬变成了令人头疼的大难题。

然而伯纳比少校对严寒却无所畏惧，他是个坚韧的硬汉子。哼了几下，又嘟囔了一声之后，他便迈着军人的步伐，闯入风雪之中。

他的目的地并不遥远，只消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走几步，然后拐进一扇大门，再爬上一个没有铺满白雪的小坡，便来到一幢相当大的花岗石建筑前面。

穿戴得整齐厚实的女仆打开了大门。少校脱去暖和的英国呢大衣和胶靴，又把那条很旧的围巾解开。

他打开一扇门，走进屋去。那里面发生的种种变化不禁使他有了一切皆空的虚幻感觉。

虽然才是下午三点半钟，窗帘却已全部拉下，电灯也开着，壁炉里大火在熊熊燃烧。两个女人身穿下午用的工装，站起身来迎接这位身强力壮的老兵。

“你能出来真是太好了，伯纳比少校。”年纪大的那个女人表示欢迎。

“这没什么，威利特太太，这没什么。你这样说我真高兴。”他跟两个女人逐一握手。

“加菲尔德先生就快来了，”威利特太太说，“杜克先生和里克罗夫特先生也说要来，可这种鬼天气嘛，谁也料不定里克罗夫特先生这把年纪的人到底能不能来。真是的，天气实在糟糕透顶。总得干点什么事情让自个儿高兴高兴吧。维奥莱特，往火里再添块木柴！”

伯纳比少校颇有骑士风度地应声而起：“请允许我帮你

添木柴，维奥莱特小姐。”

他动作熟练地往壁炉里投了一块木柴，又坐回到女主人给他准备的扶手椅上，一边偷偷地打量着这间屋子。几个女人就可以改变屋子所有的特点，这使他大为惊异，因为这几个女人显然并未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斯塔福特邸宅是约瑟夫·特里维廉上校从海军退役后建造的，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他是个很殷实的人，而且一直就希望能在达特穆尔定居。最后他选中了斯塔福特这个小小的村子。该村不像别的村子和农庄，并不位于河谷地带，它就在达特穆尔高沼地边缘，位于斯塔福特灯塔山的山麓下。他买下一大片地，建造了这幢舒适的邸宅，自备小电站和抽水用的电泵，这可以节省不少劳力。然后，为了便利，他又沿着巷子修建了六幢平房，每幢占地零点二五英亩。

靠近邸宅大门的第一幢租给了他的老朋友约翰·伯纳比，其余的则悉数出售，因为有些人出于某种选择和需要，想住在远离尘嚣的乡野之处。这个小村子还有三幢外观虽然漂亮却已破败的别墅，一家铁匠铺，一个兼卖糖果的邮局。最近的小镇是埃克桑普顿，离这儿不过六英里，有一条陡直的下坡路直通该镇，名叫达特穆尔大路，路上竖起一块老幼皆知的警告牌，上面写着：驾车者请挂低档。

特里维廉上校的确是个殷实的人，尽管如此，他却依然爱钱如命，也许这正好是由于殷实之故吧。十月底的某一天，埃克桑普顿镇的一位房屋代理商写信给他，询问是否愿意出租斯塔福特邸宅。一位房客已经为此做过咨询，想租用一个冬季。

首先涌上特里维廉上校心头的想法是拒绝出租，继而要求进一步说明情况。房客是威利特太太，是个寡妇，还带着个女儿。最近刚从南非回来，想在达特穆尔租用一幢房子过冬。

“妈的，这女人一定是发神经了。”特里维廉上校说，“呃，伯纳比，你对这件事有何想法？”

伯纳比的想法跟他几乎是如出一辙，那回答非常果断有力。“你无论如何是不想出租的，”他说，“让那个蠢女人上别的什么地方去吧，我看她准是想来这儿挨冻。想不到也是从南非来的。”

此话一经出口，特里维廉的金钱情结便被勾了起来。在隆冬时节出租房屋，平时连百分之一的希望也没有。他此刻想知道房客究竟愿意出多少房租了。

房客愿意一周付十二几尼的租金，于是事情便定了下来。特里维廉上校去了趟埃克桑普顿镇，在镇郊租了一幢每周两个几尼租金的房子，把斯塔福特邸宅交给了威利特太太，并且预收了一半租金。

“这个傻瓜跟她的钱很快就要分手了。”他嘟囔道。

不过，今天下午伯纳比偷偷地对威利特太太察颜观色时，却在暗暗地思考着。他认定这个女人绝非傻瓜。她身材高大，举止笨拙，然而她的容貌透露出的却绝非愚蠢而是睿智。她穿着打扮有些过分，说话是一口刺耳的南非腔，而且对此番远行归来颇感满足。她显然很有些钱，对这一点伯纳比已经考虑过不只一遍，他认为整个事情看来是有点荒唐，因为她显然不是那种安于寂寞的女人。

作为邻居，她表现出的友好几乎令人感到窘迫。她邀请所有的人去斯塔福特邸宅聚会，而且总是要求特里维廉上校别像出租了房子那样对待那幢邸宅，可是特里维廉上校却不喜欢女人。据说他年轻时曾被某个女人抛弃过。他固执地拒绝她每一次的邀请。

威利特太太搬进邸宅已经有两个月，村里人对她们母女俩的到来所感到的惊讶也已经烟消云散。

伯纳比素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只是继续细心地观察着这位女人，显然并不想闲聊。他认为威利特太太不过是想让人看起来觉得傻乎乎的罢了，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于是他便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结论。他的目光落到维奥莱特·威利特的身上。漂亮妞儿——当然啰，是有些骨瘦如柴的模样——姑娘们时下全是这样儿。一个女人看起来不像个女人，那有什么好？报上也在说身体曲线又再度时髦起来，也是该时髦的时候了。

他努力使自己打起精神来，找话茬儿。

“我们原先担心你会来不了，”威利特太太说，“你这样说过，还记得吧。后来你说能来，我们可真高兴哪。”

“是星期五嘛。”伯纳比少校说，语气中带着明确无误的味道。

威利特太太有些茫然不解的样子。

“星期五？”

“我每个星期五都要去看特里维廉上校，他每个星期二来看我。这样做已经好几年了。”

“噢，我明白了，你们住得如此之近嘛——”

“ 成习惯了。 ”

“ 可现在仍然这样做吗？我是说他眼下住在埃克桑普顿镇了。 ”

“ 打破习惯确实可惜， ” 伯纳比少校说， “ 我俩那些个傍晚总待在一起，真令人怀念哪。 ”

“ 你喜欢搞点什么比赛吧，是吗？ ” 维奥莱特问道， “ 譬如杂技啦，填字谜啦，如此等等。 ”

伯纳比点了点头。

“ 我喜欢填字谜，特里维廉喜欢杂技。我们各有所好，挺认真的。上个月填字谜比赛我还赢了三本书呢。 ” 他自告奋勇地说道。

“ 啊，真的。太有意思了。那些书都有趣吗？ ”

“ 不知道，我还没读呢。看来可能是没什么意思吧。 ”

“ 是赢得那些书才重要，是吗？ ” 威利特太太含糊不清地问道。

“ 你怎么去得了埃克桑普顿镇呢？ ” 维奥莱特问道， “ 你可没有车啊。 ”

“ 我走着去呗。 ”

“ 你说什么？不当真吧？有六英里远呀。 ”

“ 正好锻炼锻炼。十二英里又怎么样？只会让人身体健康。能健康才是大事儿呢。 ”

“ 真的，有十二英里啊。可你和特里维廉都是了不起的运动员，难道不是吗？ ”

“ 以前经常一块儿去瑞士，冬季就搞冬季运动，夏季就去爬山。特里维廉滑冰可真棒。现在我们都老了，那些运动

是没法搞了。”

“你还获得过军队网球赛冠军，对吧？”维奥莱特问道。

少校满脸绯红，像个小姑娘似的。

“谁跟你讲的啊？”他嘟囔着问道。

“是特里维廉上校告诉我的。”

“乔让闭口不谈的，”伯纳比说，“他太饶舌了。现在天气怎么样了啊？”

维奥莱特觉得让他发窘有些过意不去，她跟着他走到窗前。他俩拉开窗帘，望着外面一派肃杀的景象。

“还要下雪，”伯纳比说，“而且会下得很大，我看准是这样。”

“啊，太令人兴奋了，”维奥莱特说，“我认为雪可真够浪漫的，我以前从没见过雪。”

“供水管道冻住了就不浪漫了，傻孩子。”她母亲说。

“你过去一直是住在南非吗，威利特小姐？”伯纳比少校问道。

姑娘身上原有的一点活力突然消失。开口回答时，她显得十分拘谨。

“是的，这是我头一回离开南非，我觉得又害怕又高兴。”

待在这高沼地的乡村里无亲无友会令人高兴吗？这种想法实在可笑之至。他不明白，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了？

门开了，女仆宣布道：

“里克罗夫特先生和加菲尔德先生来了。”

来者之一是个上了年纪的干瘪小个头，另外一个则是

红光满面的年轻人，活像个男童。

年轻人先开口说道：“是我带他来的，威利特太太。我说过保证不会让他给埋在雪堆里的。哈哈，我说哇，这一切简直是妙不可言，圣诞节的木柴在熊熊燃烧啦。”

“正像我这位年轻朋友所说的那样，承蒙他的指引，我才能来到这儿。”里克罗夫特先生一边跟人握手，一边煞有介事地说道，“你好，维奥莱特小姐。这天气可真是正合时令呀——恐怕是太合时令了吧。”

他一边朝炉火走过去，一边对威利特太太说话。罗纳德·加菲尔德则缠住维奥莱特说个没完。

“我说，咱们能不能上哪儿溜冰去？附近有池塘吗？”

“我看挖路才是你惟一的运动吧。”

“我已经挖了一上午了。”

“哦，你可真行啊。”

“别笑话我好不好。我满手都起水泡了。”

“你姨妈怎么样啊？”

“噢，还是老样子。有时候她说自己好多了，有时候又说更差了。但我认为她一直就是老样子。那种活法可糟透了，这你是知道的。每年我都在想她能不能就这样过下去，可她却依然是老样子。如果圣诞节时你不围着她打转，她准会把钱全捐给弃猫收容所的。她自个儿就收养了五只无家可归的猫。你知道吧，我只好抚摩那些个小畜牲，假装自己也很溺爱它们。”

“我比较喜欢狗。”

“我也是。任何时候我都喜欢狗。我是说狗就是——呃，

狗就是狗呗，你知道吧。”

“你姨妈从来就喜欢猫吗？”

“我想老处女全会变得像猫儿似的。喔，我可恨死这些小畜牲了。”

“你姨妈可是个好人呀，只是有点让人感到害怕。”

“我也认为有点让人感到害怕。有时候她简直想把我的脑袋给拧下来。以为我是没脑筋的，你知道吧。”

“不会真是这样吧？”

“哦，小心，可别那样说。许多人看上去跟傻瓜似的，可暗地里却在嘲笑别人呢。”

“杜克先生来了。”女仆宣布道。

杜克先生是最近才迁居到这儿的，九月份买下了最后一幢平房。他是个大块头，沉默寡言的，对园艺非常热衷。跟他是邻居的里克罗夫特先生则爱鸟，也很理解杜克先生。杜克先生当然是个极好的人，一点也不摆架子，但是毕竟很有点，呃，很有点什么呢？他也说不上来。也许是个退休的商人吧？而里克罗夫特先生则对这种舆论力加批驳，毫不留情。

但是谁也不愿去向他作咨询，人们的确也认为还是以不知底细为妙，因为如果有人了解底细，那就会感到难堪，在这么小的村子里，人们彼此之间是不会陌生的。

“这种天气就不步行去埃克桑普顿镇了吧？”他问伯纳比少校。

“不去了。我想特里维廉也认为我不会去的。”

“真是太糟糕了，对不对？”威利特太太一边说，一边打

了个冷颤，“就埋葬在这儿，年复一年的，那可真是太糟糕了。”

杜克先生飞快地朝她瞥了一眼，伯纳比少校也饶有兴致地凝视着她。

这时，女仆把沏好的茶送进客厅里。

第二章 神秘莫测的口信

喝完茶之后，威利特太太提议打桥牌。

“这儿一共六个人，其中两个人可以待会儿再参加。”

罗尼的眼睛睁大了。

“你们四位先打吧，”他说，“威利特小姐和我待会儿再参加。”

然而杜克先生说自己不会打桥牌。

罗尼的脸色沉了下来。

“我们可以轮换着打。”威利特太太说。

“那么就来搞转桌祈灵吧，”罗尼建议道，“今晚可怪吓人的，你记得吧，我们前天也这么说来着。在来这儿的路上，我和里克罗夫特先生也这样说起过。”

“我是精神研究协会的会员，”里克罗夫特先生一丝不苟地解释道，“我可以纠正这位年轻朋友讲错的地方。”

“简直是胡闹。”伯纳比少校一板一眼地说道。

“噢，那可好玩极了，你可就不知道啦，”维奥莱特·威利特说，“我的意思是用不着去相信什么精灵鬼怪。只不过是找乐趣而已。杜克先生，你认为怎么样呀？”

“你喜欢就行，威利特小姐。”

“我们得把灯关掉，还得找一张合适的桌子。不，不要那一张，妈妈。那张太沉。”

从隔壁房间搬来了一张小圆桌，桌面是打磨过的。这张小圆桌被安放在壁炉旁边，人们围桌而坐，电灯也关掉了。诸事就绪，大家也颇感满意。

伯纳比少校坐在女主人和维奥莱特之间。姑娘的另一边坐着罗尼·加菲尔德。少校嘴角浮起一丝嘲讽的微笑。他暗自想道：“我年轻时热衷的玩意儿可不是这个。”一边竭力想回忆起一位姑娘的名字来。这姑娘一头蓬松金发，他曾经把她按在桌下挺长一段时间。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不过那种游戏——真是妙不可言。

人们时而朗声大笑，时而低声细语，要不就说些老生常谈的套话。

“精灵鬼怪是老早以前就有的东西。”

“嘘！如果我们不认真，那就不灵验了。”

“什么也没有嘛。”

“当然啰，开始总是这样儿的。”

“安静下来就有谱了。”

过了一会儿，窃窃私语终于停止了。

屋里一片寂静。

“这桌子一点动静也没有。”罗尼·加菲尔德不耐烦地说道。

“别吱声。”

磨光的桌面起了一阵颤动，桌子开始摇晃起来。

“提问题吧。准问啊？你问吧，罗尼。”

“嗯，我……我问什么问题呢？”

“有精灵鬼怪吗？”维奥莱特提醒道。

“噢，喂，有精灵鬼怪吗？”

桌子剧烈地晃动了一阵。

“那说明是问对了。”维奥莱特说。

“哦！呃——你是谁呀？”

没有回答。

“让它拼写出自己的名字吧。”

桌子又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

“ABCDEFGHI，到底是I还是J？”

“问它是不是I。”

桌子摇晃了一下。

“对了，请拼写出下一个字母。”

精灵鬼怪的名字叫Ida（艾达）。

“你要给这儿的人捎个口信吗？”

“要啊。”

“捎给谁？是捎给威利特小姐吗？”

“不是。”

“是威利特太太吗？”

“不是。”

“是里克罗夫特吗？”

“不是。”

“是捎给我吗？”

“对了。”

“是捎给你的，罗尼。让它拼写出来。”

桌子拼写出的是戴安娜。

“谁是戴安娜呀？你知道有谁叫戴安娜吗？”

“哎呀，我不知道。不过至少——”

“至少它是说对了，是说对了。”

“问问它，是不是个寡妇？”

大家就这样不停地逗乐，里克罗夫特先生宽厚地微笑着。年轻人就得闹着玩嘛。炉火一闪之际，他瞥见了女主人的脸。那张脸上是十分忧虑的表情，同时又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她的思绪不在这儿，是在某个遥远的地方。

伯纳比少校在想着雪。今晚又将是大雪弥漫。这是他记忆中最严酷的一个冬天。

杜克先生很认真地玩着。可是精灵鬼怪们却很少理睬他。口信看来全是捎给维奥莱特和罗尼的。

精灵鬼怪们说，她会去意大利，而且会有人陪着她去。陪她去的人不是个女人而是个男人。这位男士名叫利奥纳德。

众人愈发大笑不止。桌子拼写出那个意大利城市的名字以及一大堆俄文字母，跟意大利毫不相关。